



朱子大全卷之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孝四齋名

孝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負之冗故今唯
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
有未安蓋知彙征之名乃孝悞而仕之事非孝者所宜先
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孝者之意哉今欲復四
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遊藝育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
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彙征長諭
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孝諭直孝選本位孝生
不係教養人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孝更不差

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
條其便不使者真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孝者

孝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孝未及日中而各已散
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孝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
勢不得孝與無所於孝而已勢得孝又不為無所於孝
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孝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
教不素明而孝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
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孝舍科奉之業則
無為也使古人之孝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奉斯

已尔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
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
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
志於孝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孝素
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真
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
君苟能致思於科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孝則將有
欲罷而不能者真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孝者八歲而入小孝孝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
入大孝孝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

理義而養其心声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彝蹈降登
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盃几杖有銘
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尔矣夫如是故孝者有
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孝絕而
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孝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
之之實孝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肯究孝問之本原則罔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勸息孝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
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孝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
亦有罪焉尔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声音采色之盛彝
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盃几杖之戒有所不
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
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
豈非孝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
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
既增修講問之法盖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
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其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
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孝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
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肖葦以捍其衝流也

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所
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
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孝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
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法
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
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
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孝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
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
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孝者猶
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孝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
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
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
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孝
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
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
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
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
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
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愛也何必汲汲使之俯
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

今茲試補縣李弟子真屬書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諭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
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
與以為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
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
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孝者始乎為士終乎於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則
知所以為聖人矣今之為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
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為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

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
人哉孟子所願則孝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
而過為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為士而至於聖人者其
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章徽之遠莫
不有孝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
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之所以孝者異
耶將所以孝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
策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
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孝名家

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
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
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為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

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
輔仁蓋孝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是豈師友
之所能與哉孟子孝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
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

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孝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
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孝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孝又
曰不知丘之好孝非有待於孝耶抑所由孝者異乎人之

所謂孝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孝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
子以好孝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孝者以好孝則曰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
縱言至於孝者難編以疏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
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
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
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字而圖其
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
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為家與夫諸儒之

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壹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為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夫夫之世而已而所以取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亦已賦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怨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為便則具其施行之

語為有司陳之

問大孝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孝絕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為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為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為僕一二陳之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竄書而校其一日

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幸
因以躡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為百姓者百官族
姓云尔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与共天職者
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堯共
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叙書斷自堯典將以
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夫子嘗稱觀人至於
察其所安則人焉瘦或帝喜之聖豈獨此耶以帝堯之
幸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幸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
於鄉閭者其可及言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
用人出宰相私意及取當世頑頓嗜利無恥之徒以充入
之合黨締交共為姦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
咨人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蹙之士懷負所事以仕
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宏議未能有所聞於四
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
責以為所當言者何事為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
幸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
之所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
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於所謂賢良方正
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聞者士之未其在君

于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与雖能而恥不
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
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為便

問漢世專門之孝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毛詩
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謹有存
者又已列於孝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
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别有謂也今百工曲藝
莫不有師至於孝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為專門而深惡之
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為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
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為出不聞其不足也
有不足則不為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尙然
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徃徃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
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
計可行之策無為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二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
之徒各以其所聞為說甚者至流於讖諱請恠不可質究
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
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
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

者則易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薦意於近思或恃為
攷證而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放宕而不根千利祿者涉獵
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
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長已定為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
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
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
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
為是論人自以為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
塗人可以為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

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為惡哉然且云爾者何
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
為功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
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後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
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所
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
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
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為

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一端異焉然則孝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徵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推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曾用意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尚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

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孝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孝它日之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為非是二者孰為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為宜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孰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聞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以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埃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

矣其平居講孝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踈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為如何而可

問三代孝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於國則有孝焉其選士與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說者尚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有孝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成缺之子得以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貢則去留之節又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者雖纖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孝之為教已不能

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法之未能如古則孝校之為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接其施行之語以觀二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問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莠與夫逃賦後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畸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

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
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
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序遂序之教而公卿大
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孝之人則無
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孝校而孝校所以教之者
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
識字而直為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
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孝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
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
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

不但為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為如之何而可也詳
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又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
詠於詩其為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為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
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
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為得失
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孝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撫本趣大略相似
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孝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
流而為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孝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

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孝子夏周之孝子方者皆不可見韓
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
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
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
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
揚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
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
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
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揚

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
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甚自歐陽氏王氏
蘇氏皆以其孝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孝傳之孝
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
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
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
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及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
其於揚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
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 冠義附

士昏禮 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 射義附

燕禮 燕義附

大射禮

聘禮 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
月服問問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
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設
處多當厘正

樂記 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

孝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孝 五篇為一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
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
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

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
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果就經
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
長矣

脩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
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其本作某某本

二字及全句下即注首加本字後放

此今按云云當從其本

本同者即前云某某本後云某某等本後放此

字有多

少即注云其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
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
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

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

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

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

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日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季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尔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一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季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及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一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足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季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察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尔至於大義有疑衆

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隨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為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為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

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為本体而心為之用則情為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為体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於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真立孝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

之問而弟子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時之文耳孝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孝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孝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溥陋所聞告諸君諸君弟因先儒之說以近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尽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

於天下不為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熹聞之孝者博孝乎先王立藝之文誦為以識其辭講為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孝也故曰博孝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孝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

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孝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
習也今柯君直孝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
之母忽易曰知崇礼卑礼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洒
掃歎唾之間皆有儀節問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
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
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
其聽之母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是也孝

者孝此而已而其所以孝之之序亦有五為其別於左
博孝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孝之序孝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孝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声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孝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貴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孝有規其待孝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孝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

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奔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孝校鼎新又有灵芝之瑞足見賢孝承流宣化興孝校鼎美意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為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孝者為已今之孝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孝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孝問諸君肆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

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瑛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王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夫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覓心意者予非聖賢所說性

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

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後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

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蔽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体用亦有两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之心也義之路也而以仁義相為体用若以仁對則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人以未發已發相為体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它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尔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
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
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
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
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
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
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
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
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

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
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
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孝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
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
用之間所以去慾復天理者皆吾勾當然之事其勢
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
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孝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
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孝聞是說者非惟不
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及信而已
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
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

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
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
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
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
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
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
其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
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
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
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
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是故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焉後以崇禮蓋道之為体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
大德須道問學以及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為
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
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
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
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体之全無欠缺矣今時
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

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覆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李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李者元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得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詩書尤有補於李者至忠繁公處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為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倘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李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諭李者

老蘇自言其初李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它聖賢之文而元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曾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因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曾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竟其來之易矣子謂老蘇但

為欲李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聖常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牽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已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社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

坐將大孝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証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孝之成也可異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孝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湏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

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
孝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置三
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
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

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
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閭
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
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
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
相與推率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

一曰凶博聞訟謂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聞謂聞訟

得已不已者若事于負累二者行止踰遠謂謂逾法

曰行不恭遜海漫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四曰言不

忠信或為謂事陷人於於惡或與人要約五曰造言誣

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

舊過六曰營私太甚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于求假貸

者受人寄記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備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度但凶惡及醉

之存如則為交非其人若二曰遊戲忘情醉謂無故出

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止務閑過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物

而不備財物者急清謂不備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

潔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

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察忘期會後

冠而入街市者五

日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

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

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
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

至四孟月朔諱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僕頭公

名紙用僕頭襪衫腰帶繫鞋准四孟通用言子卑衫腰

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

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至具已

報之如長者歲首冬至具傍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

以已名傍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諱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繼同上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

唯所服深衣涼衫遺服皆子○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不

乃命襲刺有妨則少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

至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

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

若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繼釋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

退主人命之坐則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

俟者皆告退可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拜

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

者先拜旅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

見則特拜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
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
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
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
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已乘馬而
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
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
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

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書則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容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

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

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

以齒異爵謂命上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

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

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

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後置卓子
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遂
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
拜若眾賓中存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
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
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
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
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曰有凶事則
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其賓客之費而巳
弔之喪葬水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

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
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
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
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同喪未易
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
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且助其凡百經
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帶皆以白
之為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
則亦不哭亦變而哭之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不及
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酒食賜其役夫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

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遠人救之甚則親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 三曰疾病小則遠人訪 四曰死喪缺人則助其幹辦 五曰孤弱其養疾之費

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為之區處藉其出內或聞于官或釋人救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出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六曰誣枉有說不驗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官有則為之入証在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之有方畧可以救詳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為之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救以財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偏告之且為之

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

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

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

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

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

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它書及附已意稍

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續約之裡如左方曰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

者一拜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

或直設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礼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

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敬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

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得飲俟於外次既集以

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正約

與齒是尊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拜拜約正升堂上香

降與在位者皆拜拜約正升降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

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

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

向者其位在約正之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拜此拜尊

者受礼如儀唯以約正之年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引長者東面如初礼退則立於長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者不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拜此拜

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

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

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
約正受礼如儀拜者復立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
次同列未講礼者頃之約正揖就坐然正坐堂東南向約
拜於西序如初南南向南直月南次南約正南之南東南南南向南西南上南餘南人南以南齒南為南序南東
西南相南向南以南比南為南上南若南有南異南爵南者南則南坐南於南尊南者南之南西南南南向南東

休致後客位咨目

於是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
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
執事以記過籍偏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
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端論須有益之
惟邪僻情乱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至晡乃退
得失及勸人過惡當者直月糾而書之

梁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
礼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真衰朽無狀繼幸已叨
謨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家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父病艱於動作屈伸俯
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
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
束帶足以為礼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
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怨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
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
也至於筋骸挛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
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喜也喜悚恐拜聞

真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
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
至欠缺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
甚喜又上聞

朱子大全卷之七十四

